

《佛家的禪學》

第七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那麼這個(是)一面的意義而已，另外就(著)第二個意義來說，他白天會去工作；現在會聽東西；他又會拿起枝筆來(做)筆記；一會兒他會回家叫爸爸，叫媽媽；明明有很多活動的，怎樣「空」呢？這樣就叫做幻有。(是)有呀，(若)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但這個「有」不是實在的，因為它本質是「空」的。這就叫做幻有，即是假有。幻有即是假有。好了，如果你執著幻有這個角度來看，說它是實有的話，你就叫做「有執」了。如果你從空的觀點來看它，說它是無的話，就叫做「空執」。「有執」固然是不對，「空執」一樣是不對。

所以我們要綜合它，不偏不倚，一方面是幻有，一方面是沒有它自己(的實在性)，是空的。兩個(即「有」與「空」)是對立的，對吧？它本身就是兩個對立的因素，我們體會它的時候，用兩個對立的觀念，綜合兩個對立的觀念來了解它。它既不是實有，也不是虛無。綜合來看，這樣就叫做「中」；如果偏看一邊，就叫做「偏」。這是龍樹的哲學。龍樹對現象界的任何一件事物，都是用這樣的觀點，即是與現在辯證法那個矛盾的統一差不多。龍樹就是這樣講的，「因緣所生法」，「因緣」就是條件，由條件配合而生出來的東西；「我說即是空」，我龍樹說它根本就是沒有它自己的、不實在的，是「空」，這就是「空」了。但(雖然)你說它是空，(若)當它條件配合的時候，確是有這個東西(人)，他是會吃飯的、會做事的。有個幻體，有個不實在的東西，這個叫做「假名」。

所以他用「假名」這兩個字，我們在今天來看，說會覺得我們帶空，帶有很重的消極氣味，對吧？就是(聽了)不會太高興的，對吧？但是他有他對的地方，對吧？一方面是空，一方面有個假名。假名即是假體。為什麼假體叫做假名呀？它沒有實質，只有個名稱，對吧？這樣叫做假名。他說如果我們看一方面(是)空，一方面(是)假名，兩方面來綜合了解那件東西的話，就「亦名中道義」，就合於不偏不倚，不會偏於一面了，這就是「中道義」了。龍樹就是這樣解釋的。當慧文禪師讀了這首偈之

後，他就(說：)「呀，行了！」他大徹大悟那樣(說：)「原來真理就是如此！」於是(他)就建立了「三觀」了，(即)三個觀點。對於世界上的一切事物，從這三個角度去看它，用三個觀點去看它。這就叫做三觀。

(第)一個叫做「空觀」；第二個呢，就(叫)「假觀」，他又不肯用個「有」字，他要用個「假」字，(叫)「假觀」；第三個呢，就(叫)「中觀」。其實這樣寫法是不好的，應該是怎樣？空，假，中，這樣來看，這樣的寫法最好。對任何事物(都要)用這樣的觀點來看，不要偏一面。龍樹只是講了這麼多而已，一到了天臺宗(的)慧文、慧思，到了第三祖就是智顗大師的時候，他就推演他一心三觀的道理。慧文、慧思那班人認為，(關於)這三觀，龍樹還未講得透(徹)給我們聽。他(智顗)說這三觀裡面，所看到的東西，就叫做「三諦」。空觀所見到的，就是真諦。

「諦」者，解(釋)為真理、真實，(這)個「諦」字當作真實(來)解。用空的觀點去看那東西，所看到的(是)它沒有自性，即它沒有它自己的(實性)，只是眾緣和合而有，實在是沒有(它自己的實性)的，這個就是真真正正的道理來的，(這)叫做「真諦」。但是當條件配合的時候，就真的是有這樣的形狀出現，真的是會有活動的，這樣呢，這個叫做什麼呀？「俗諦」，這個是世俗之見而已，是人人都了解的。世俗之見，就謂之「俗諦」。那些哲人、聖賢用他的智慧去觀察到的，知道它是空的，那種空的狀態叫做真諦；那種假的相狀叫做俗諦。如果你再高一層，把真諦與俗諦綜合，不偏於真，又不偏於俗，綜合來理解那東西，所理解到的那個就是「中諦」了。即是說，能觀的智慧叫做空觀，所觀到的道理叫做真諦。能觀到假的那種觀(察)、那種智慧，就叫做假觀；所觀到的道理，就叫做俗諦。如果我們用中觀的智慧去觀察的話，所觀察到的那種道理，就叫做中諦。(透過)三觀，就觀出三諦。

他說三觀不是好像走路那樣一、二、三分開的，不是這樣的，一起步就三觀具備。不是說我們見到一個人，說：「這個人是空的。」說完之後，就說：「他是假有的。」然後又認為：「唉，(要)不偏不倚，覺得假的都是不對的，要中。」不是這樣

的，不是一、二、三這樣(分開地)看的，而是怎樣？當我們的智慧一照出來的時候，三個角度一齊具備的，三個觀一齊照出去。(在)一剎那，三個觀一齊照出去。(在)一剎那，三種境界、三種真理在我們面前。這樣的修觀，就叫做「一心三觀」了。一個心起的時候、一念起的時候，三觀具備。那麼三觀具備的時候，所觀到的三諦是怎樣呀？他說三諦固然不是一、二、三這樣依次出現，而是同時出現。好了，但同時出現又有個問題了，這枝筆放了在這裡，那麼這個杯又怎能夠同時佔它(筆)的空間呢？對吧？一個人坐了在這個位(置)，那兩個(人)就要(坐)另外那邊，那就要不同時間、不同空間啊。假使你說同時間，但都(是)不同空間的。那麼三諦不就變得分隔很遠？三觀就好像你看電影，(光影)照出去的時候，幾種色一齊照出去而已，但如何解釋在(屏)幕上面那三種東西(色彩怎樣)融和呢？它是融和的，融和一起的，三諦融和一起的，互相交涉涉入的。換言之，所謂三諦不是「隔歷」的，而是「圓融」的。

怎樣叫做「隔」？空間一隔一隔的，叫做「隔」；時間一、二、三逐步來，就叫做「歷」。三諦不是隔歷的，因為三觀不是隔歷的。三諦是圓融的。「圓」者，即是互相交遍，好像十盞燈一起放光明，那些光明，每盞燈的光明都互相交涉、涉入，(這是)圓(的意思)。「融」就是(指)融通的，好像牛奶那些奶質與水融和一起。三諦是圓融的。所以呢，一心三觀就是圓融三諦了。用一心三觀去觀，所觀到的境界，就叫做圓融三諦了。這是一心三觀與圓融三諦。它的原理就是如此，(至於)怎樣觀法，你自己今晚返去一又怎樣觀、二又怎樣觀，你自己(跟著去觀)都可以啦，對吧？即是什麼呀？那個課程給了你，叫你做教務主任去編時間而已，對吧？有了課程，有了教材給你，你自己編時間，時間是有彈性的，座上有很多教書先生，時間是有彈性的，沒有絕對性的，即是說你修觀的方法，第一步怎樣修、第二步怎樣修，閣下好自為之了。那麼，當然是坐著的，先是修止，這是一定的，對吧？修止。

學完止之後，就學一下觀，對吧？觀了一會兒之後，心一亂的時候……不對……觀完之後得到結論了，又去修一下止；止之後，又去觀；這樣循環(地各別修止、觀)。當練習得純熟，就止觀雙運了。你說怎會有(止觀雙運)呀？不是沒有呀，是有

的。即是那個什麼呀？那個擲油的人，是歐陽修還是哪個講的那篇文章呀？(那個)擲油的人，拿個樽，(他)不用看的，一邊和你談話，(一邊)擲油直落到樽裡，那些油不會漏瀉的，一定會落到樽裡面的，(這)沒有什麼(特別的)，手(法)很(純)熟而已。手(法)純熟就會這樣的。即是等於你們學跳舞的時候，最初要一、二、三，要隔歷，(當純)熟了的時候，隨便團團轉(或)四圍 sidewalk(等)什麼也可以(做到)了，(當純)熟了之後，(這)沒有什麼(特別)的。(修正觀)也是一樣的。當你(止觀修)得(純)熟到極的時候，就叫什麼？止觀雙運了。那麼(止觀雙運)不外是怎樣呀？初初就要隔歷——觀空，先學習觀空，即是你編(排學習課程)，(到了)第幾個星期你的進度是怎樣。

第一個進度，是學觀空；第二個進度，學觀假，對吧？第三個進度，學空完就(是)假；第四個進度呢，空假一起觀，這就是中觀了，對吧？這樣，如何編(排)這個時間，恐怕不用說了，對吧？還需要說什麼？(因為)你(自己去)編(排時間)可能還好過我說(給你聽)的。(內容)就是這樣多了，天台宗的一心三觀就(是這樣)。它說這個宇宙的真實狀況，說是什麼？三諦交融。整個大宇宙就是三諦交融。大宇宙中裡面任何一件東西，都是具備三諦。小至螻蛄那個嘴，大至崑崙山，都不外是三諦圓融。我們觀察宇宙的事理，最重要是什麼？不要偏！世人之所以是凡夫，因為他不是偏空，就是偏假。你要不空不假，超乎空與假，這樣來觀。觀得每樣東西都純熟(的話)，這個就是你的智慧。不需要另外有什麼「言說之極，因言遺言」，不需要這麼多東西的！你修一心三觀就可以了。時間到了嗎？

聽眾：未。

羅公：還有多少時間？

聽眾：剛才你說了……

羅公：我說給大家一些時間，看看有什麼問題提出？(關於)修正觀，(佛家)各宗的道理與原則都是一樣(的)，不過方法與內容有些不同而已。

所謂華嚴宗，應該是讀「花」嚴的，(「華」是指)那些一朵朵的花，(所以讀)

「花」嚴。它(華嚴宗)是根據《華嚴經》的。大乘經(裡)有一套(經)叫《華嚴經》。《華嚴經》，到了今天(在)我們來看，到底這套經是否齊(備)？我們都不知道的。不過，現在那八十卷的《華嚴經》，就確(實)是不齊(備)的。因為為什麼呀？它還有一大部分未(被翻)譯。八十卷《華嚴經》譯了之後，後來有一位法師又譯了一大部出來，就叫做《華嚴經》的〈入法界品〉，即是說它還有一品的，即是還有最尾的一大篇(內容)未譯的，即是說(八十卷《華嚴經》)不齊(備)。為什麼會不齊(備)呢？大概是這樣的，譬如那些所謂《華嚴經》，與及《大般若經》，與及《大寶積經》，與及一套叫做《大集經》，這幾套大經，是大乘佛經中最大(套)的。這幾套之中，最大(套)的莫如《大般若經》，其大(有)六百卷，(它)裡面重重複複，這一品講完(的內容)，另一品又出現，為什麼會這樣的呢？釋迦牟尼不過是說法幾十年而已，只說般若(經)都(是)重重複複，我們讀起上來，如果你是很虔誠(的人)，就說佛講話很叮嚀、很周到；如果不是虔誠的(人)一看，他簡直會說：「講來講去好似就是三覆被(重複、了無新意)。」對吧？令人讀起上來好像有點莫名其妙。其實它是怎樣的呢？其實《大般若經》有十六會，即是佛在十六個不同的場合與那些人集會說的。十六會(裡)每一會所講的內容(都是)差不多，而且裡面有好幾會的內容很相近，有一會(的內容很廣大)佔了成幾百卷，有一會在六百卷當中佔了三百多四百卷；有一會的(篇幅)就(屬於)中間，(佔)幾十卷；有一會(講得)很略，但內容都是差不多的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於是那些人就覺得是這樣：可能所謂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，就是一套叫做什麼？般若經叢書來的，而那些般若經的內容，就會是怎樣的呢？很多種般若經，佛就說般若經，佛說般若經，某一家結集，就結集成這樣一套；另一班人結集，就結集成第二套。於是，世界上就流行了很多種《大般若經》了。既然那麼多《大般若經》流行了，於是有些佛教徒，就搜羅各種《大般若經》，將它們(集)合一起、抄在一起，於是就(變成)整套《大般若經》。(情況)可能是這樣的。你(將)一套經(的由來)這樣解釋，不可以做證據的，這不過是解釋而已。我們再拿(出)一個例子。《大般若經》裡面，(在)第九會那裡，有一部(篇幅)短小的，就叫做《金剛經》。《金剛經》裡面(是)分做兩個單元。兩個單元裡面所提出的問題，都是那三個問題，而答(法)有些相同，有些不

同。那麼你說釋迦佛可以在這裡是這樣答，在那裡就另一種答法，不然！就在那會上，那個(提)問的人，兩次發問，問回同一個問題，為什麼會這樣的呢？很多人看到那是(佛)經，(覺得)很神聖，怎樣敢亂講呢？但是，有時你(有)懷疑，又不能不講的。寧可被人推翻，(但這)又是另一回事。這樣呢，我就覺得它是這樣：我們所讀的《金剛經》，根本原來是兩本經來的，(即是有)兩本《金剛經》，(是)兩個不同的結集

(有)一班人把釋迦牟尼講(的)《金剛經》結集成這個樣子；另一班人又(有)另一個結集，(所以《金剛經》)又成了第二個樣子。

羅公：你拿這張去。

聽眾：我有了。

羅公：不緊要。

即是同時，譬如有一個人演講，有一個人記錄了，他就印一本；另一個人記錄，就有第二個版本。兩(個版)本相差的詳略，有一些分別的，現在有錄音機就可能相差不遠，(但)以前沒有錄音機的嘛。不止沒有錄音機，初期還沒有文字記錄，(是)靠記憶的；但靠記憶，過多幾年就相差很遠了。所以呢，《金剛經》就很明顯，當我們讀起上來，就覺得它是兩套書前後合在一起。合起來之後，人們就不敢說它實在是兩套書來的，只是(把兩套書)合在一起而已，於是就說佛講話是分兩個單元來講。到現在我仍然有這樣的懷疑，(《金剛經》)是兩本書合併一起的。那麼，這個(說法)你可以駁(斥)我(這)都還是假設而已。《大寶積經》是一套大乘經叢書來的，(它)裡面包含很多種經。

聽眾：(這一)張櫈給你坐。

羅公：我反正都不坐的。

聽眾：你不要坐著這裡，搬走它。剛才那個去了哪裡？

羅公：不要理會別人了。

聽眾：我想叫人拿一張櫈給他？不要阻礙人聽經啦！

羅公：這些不好叫做「聽經」，這個不是和尚講經。我只是講一個課程而已，妳不好以為(我)是(在)講經。他找不到是他的事可也，是要這樣才可以的。

(《大寶積經》裡各經的內容)沒有連貫在一起的，(各經之間)沒有什麼大關係的，可見這是一套叢書集合一起而已。好像從前(在)我們廣東(有)一個有錢人，叫做潘仕成，他刻了一套書，叫做《海山仙館叢書》，裡面幾十種書(的題材)是分開各別的，為什麼(會這樣)呢？他老先生歡喜這一套，覺得這一套有興趣，他就結合起來，因為他有很多錢；一會兒看了另一套(書)：「啊，這一套都好呀！」他又把它(集)合起來。有些人是這樣的。像這樣之類。《大寶積經》如是，《大集經》又是(如此)，不過《大集經》有些系統，都是講佛與外道門法，在大集會裡門法，有關這件事，(這)都還是有系統。《華嚴經》又是有些系統。《華嚴經》，我看世界上從來未曾出現過一套叫做完整的《華嚴經》。它可能初期出的《華嚴經》只是有幾品而已，後來逐漸發現多了：「啊，有一品又不同，有(新)發現了！」又放入去；後來又發現又多了一品是同類的，又放入去；是這樣而已。你稍為留意一下，用我所講的觀點去看，你就會發現(《華嚴經》)是陸續增多的。那麼這種陸續增多的(原因)，(有)兩個解釋。(第)一個解釋就(是)現代人的說法，(是)怎樣的呢？根本那些大乘經是後人作的，慢慢地，這些人又作多一本；慢慢地，那些人又作多一本，這樣就陸續有多(的內容)了！這種說法就不是大乘佛教徒說的；這種說法多數是那些歐洲的學者，他們本身就不是佛教徒，他們有興趣研究佛經，大概就是這類人說的。

第二種(解釋)就是大乘的佛教徒說的。(他們)就說佛說法，各人各人結集，不同的結集，同時佛在那裡說法，而很多人各人各自回去家裡自己結集，所以就有不同的本子。於是有人將它們(集)合在一起，於是就成為一部大乘經，就是這樣來的。所以《華嚴經》這樣大部、《大般若經》這樣大部、《大集經》這樣大部，原因是這樣來的。

那麼《華嚴經》是講些什麼呢？現在講起華嚴宗，我就講《華嚴經》了。《華嚴

經》，(依)我的見解，可能它是一套叢書來的，屬於同類的叢書來的。那麼這一套書是講什麼的呢？如果把整本書揭開(來看)，就(知道)不是釋迦牟尼講的，而是怎樣講呢？它一開首就是這樣，它說那位大毗盧遮那佛，在那棵菩提樹下成佛的時候，(當)他成佛的時候，整個很莊嚴華麗的法身，他每一個毛孔都放一道光明出來，全身八萬四千毛孔，古代印度人是這樣的，很多很多就叫八萬四千，你不要看經看到了八萬四千，你就以為它真是八萬四千個，不是的。八萬四千毛孔裡面，每一個毛孔都放出一道光明出來，愈照愈遠，遍照去上下十方的世界。這個虛空裡面有無量世界，每一個毛孔的光線，東面的毛孔就向東面照，西面的毛孔就向西面照，照滿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那些諸佛又被他的光明照到，就起反應，又放光明來照回他，於是十方世界那些佛，又放回光明集中在釋迦牟尼這裡，這樣看起來就好像萬花筒那樣。還有，那個佛的肚臍那裡，現出一個月輪，(月輪的)光明裡面有一個佛坐在那裡；那個佛的身上有八萬四千個毛孔，每一個毛孔就放出一道光明；每一道光明就現出一個佛的世界，裡面有一個佛；每一個佛的肚臍下面都有一個光明、有一個佛；每一個佛又有八萬四千毛孔；每一條毛孔又放八萬四千道光明出來；每一道光明又現一個佛；如是一直現、現、現、現……沒有盡的，這就叫重重無盡。怎數得盡呀？一重又一重，八萬四千重，對吧？一直這樣，好像一重(又)一重(沒有盡頭)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它說這個自然之理，是這樣的。為什麼是這樣？自然之理是這樣。(用)現在通俗的話(去講)，好像你們去理髮店剪髮，前面有一些鏡，後面又有一些鏡。你自己坐在這裡剪髮，你數一下你自己有幾多個頭，你有沒有辦法數得到有幾多個呀？重重無盡的嘛，對吧？那個頭數不盡的。這並不是有意的弄出這麼多的頭，而是自然之理是可以重重無盡的。當你一成佛，(所)放(出)的光明，不是說有意的要這樣地放，有意又可，無意也可，總之就是重重無盡，那些光明就是如此。

那麼，這種重重無盡的理，在第一品，即是第一篇裡面(就是)講這種道理，講那個毗盧遮那佛(當)他成佛，就照到像這樣，所有十方世界的眾生一遇到光明，個個都身心舒服，好好地修行，將來一定決定成佛。放光照而已，好了，跟著一照就產生問題了。照到很多世界，很多世界的那些佛，又放光回來照回毗盧遮那佛，於是每一個

佛世界都有很多菩薩的，一個佛下面有很多菩薩，那些大士在他旁邊聽他說話的，於是菩薩見到，突然放出那麼大的光明，在外面照來的，又突然見到佛反應，照回那麼多光明出去，(是)什麼事弄成這樣呢？就覺得驚奇，就問該世界的佛，何故如此呢？於是，每一個世界的佛都答他的菩薩，就說東方什麼什麼地方娑婆世界那裡……不，有個叫做華藏世界，不叫做娑婆世界了，華藏世界那裡，東方有無量那麼多的世界海，世界海，世界海之中有一個叫做華藏世界海，世界已經是大了，它是世界海，即是那個世界海好像星雲那樣。華藏世界海裡面有個這樣的世界，那個世界裡面有一位叫做毗盧遮那佛，現在就成佛，所以他放一些光明來照我們十方的世界，所以我就回答，放光明照回他。於是各該菩薩就對他的佛講，竟然毗盧遮那成佛，希望你佛用神通加被我，令我乘著你的神通能夠去禮拜、敬禮這位毗盧遮那佛。於是各該佛又答應了他的菩薩，於是菩薩得到佛的加被力，他自己又有神通力，於剎那之間，還快過火箭(的剎那)之間，就來到這個世界頂禮毗盧遮那佛，就說很多讚頌，讚美毗盧遮那(佛)。就在這些讚頌裡面，表現到很多道理來，這些讚頌是詩來的，即是在詩中寓有很多道理在那裡。

那麼這個菩薩在西方什麼世界來讚完，一會兒又到東方什麼世界來又讚，逐個逐個來到這樣地讚，而毗盧遮那佛手下的人又覺得奇怪，(於是)又問毗盧遮那佛，這個菩薩又在哪裡來的呢？毗盧遮那佛又說一番。他說我又想跟著去供養那些佛啊，於是又走去，走去又說很多頌讚，完全是這樣。即是你讀了《華嚴經》就好像看萬花筒一樣，並沒有好像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那樣把道理一問一答。如果你想找這樣的一問一答，沒有的，只是那些菩薩來(說)的那些詩裡面、偈頌裡面有。

有些是故事式的，例如有一個善財童子，(他是)個小朋友，四處去找老師，(所謂)五十三參，(即是)走去找(不同的)老師學習。為什麼呢？每去一位老師處就學到一些(東西)，去另一位老師處又學到一些(東西)。為什麼要講一段這樣的故事呢？無非是說一個學大乘的人，要多學一些東西，不是守住所學到的少少東西就行，(這)不過是一個寓言而已。大致上(《華嚴經》)是一套這樣的書。

你遇著一套這樣的書，(若)給他看，(他)又可以有另外一個看法。如果你是不歡喜大乘佛教的話，根本你就會把它掉在一旁；如果你是很虔誠的話，你就在這(套書)裡生起很多見解來，(看出)很多很恭敬的見解出來。他(那位不歡喜大乘佛教的人)看就不是這樣。到(另一個)他看的話又是另一套見解了。(再另一個)他看的時候又是另一套見解。十個人看就有十個不同的見解。

不過，不論你有多少見解，都是三點而已。很多人對《華嚴經》各有各的見解，綜括起來只有三點。第一點，它用一些光明表現重重無盡，即是說給我們聽，宇宙是重重無盡的，不是說(只是)一個(宇宙)在這裡這樣簡單。所謂重重無盡，即是互相發生關係，不是說孤立一個的，(這是)第一點。第一點的意思就是這樣。第二點，大乘人修行要瞭解很多境物，不是說獨守只是懂一點就(足)夠，所以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逐個逐個去參的。第三點，大乘人修行要經歷很長遠的時間，(所以要)不怕長遠。長遠到什麼(程度)呢？時間(上，)要經無量的劫，因為我們的生命是無盡的，所以大乘人修行要經過無量的劫。劫者，(是)梵文的一個名詞，叫做劫波。劫波就是什麼？(這)個世界一成一壞的時間。要多少時間呢？起碼一百幾十萬年的時間。要經無量劫去修行，不是說一朝一夕的。(是要)歷經十地的，「地」就是(指)什麼？階段；(十地即)十個階段。每一個階段，動不動要用劫來計算的。(綜括起來，《華嚴經》)不外是這些東西而已。

那麼這套經，最初首先發現這類經，可能是釋迦牟尼佛在印度去世之後五百年，大概這樣的時間，那位龍樹菩薩出現，可能是他發現的。所以在很早期，印度已經有《華嚴經》出現了。龍樹是空宗的祖師，他發現《華嚴經》，當然他是信《華嚴經》，近代有些人認為《華嚴經》這類經是龍樹作出來，都有人這樣說，(但)我們不必一定這樣說。

至到那些講唯識的人，(即)那些唯識宗的人，唯識宗的大師，唯識宗的第二位大

師就叫做世親，世親就把《華嚴經》裡面講十地那一品，《華嚴經》裡有一品，「品」即是篇，有一篇是講十地的。即是由我們發菩提心之後，一直到成佛所經歷的那十個階段，那一品就叫做〈十地品〉。現在的人研究，所謂〈十地品〉，在從前叫做《十地經》，是一本獨立的經，不過後人將它收起來成為一部經集，叫做《華嚴經》而已。在世親當時，這本〈十地品〉都仍然是單行，叫做《十地經》。世親把《十地經》來注，做注釋，注了一套叫做《十地論》。世親造了一套《十地論》。這套《十地論》造了之後，影響中國非常之大，很大很大，直至到今日人們仍受影響。現代二十世紀了，我所知道的，有兩個學者受它影響最大，一個就是方東美，(他)造了一本書叫做《華嚴宗哲學》。第二個就是方東美的學生唐君毅，唐君毅又是講華嚴宗的。(他們)都是受這本書的影響。為什麼呢？世親取了《華嚴經》的一品，叫〈十地品〉，在當時又叫做《十地經》，《十地經》就(是)解釋菩薩修行的十個階段，世親就解釋它。在印度相當流行這套經(《十地經》)，大乘的人要它來做什麼？修行的標準。這套書是北魏的時代，有一個印度人叫做菩提流支，他來了洛陽，當時的皇室很尊重他，那些士大夫亦很尊重他，就請他譯經。原來這位菩提流支就是一個唯識宗的學者，是傳(承)世親的學說的。那麼他就在洛陽裡翻譯了世親這本著作——《十地論》。這本書一翻譯(出來)，就發生在中國思想界裡面起了一個大波瀾，影響到現在都還未有停止。(那麼情況是)怎樣的呢？當他譯了這套經之後，他就傳授世親的學說給弟子，因為世親的學說認為我們的生命是一種生生不息的東西，那個(東西)叫做阿賴耶識。

這個菩提流支，他傳《十地論》的時候，他就對學生解釋，(這)涉及阿賴耶識。阿賴耶識即是我們的生命。那些學生有很多，聽了老師說的東西之後，有些(學生)是住在河南省洛陽附近的一個州，叫做相州。他的學生就以相州做分界，有些菩提流支的學生在相州以南的地方發展，就叫做相州南道的學生，他(們)的學派叫做「相州南道派」。另外有些學生在相州之北發展，就叫做「相州北道派」。他們分派，(現在)講華嚴宗的觀法，你會覺得奇怪，羅生你講華嚴宗的觀法，你又弄出相州南道、相州北道，(這是)為什麼呢？因為(若)不講的話，你不知道它這東西的。

他的學生分做兩派，有什麼大關係呀？有呀。大家對我們的生命、對我們那個阿賴耶識的看法是不同的，同是菩提流支傳(承)的學生，相州南道的人認為這個阿賴耶識是我們的心，亦是我們的生命，是清淨的，本來清淨的，不過被外面各種情欲的擾亂，所以我們的心與我們的生命就(變得)污糟邈邈而已。如果我們能夠警覺修行，就把我們本來清淨的狀況再次顯露出來。即是說我們本來的心、我們本來的生命，(即)阿賴耶識是清淨的。因為生生世世輪迴的結果，(是)受到染污而已，只要我們一(開始)修行，就恢復我們本來清淨了。相州南道就是這樣的思想。

相州北道的弟子，就傳述他老師的說法，他說我們的生命就是阿賴耶識，這個阿賴耶識(是)污糟邈邈的，我們要對付阿賴耶識；對付阿賴耶識，然後我們(才)可以成佛的。如果任由阿賴耶識在這裡就不得了。那麼這個是什麼(人的觀點)呀？相州北道(的人)。這就很奇怪了，我們儒家(在)孔夫子之後，有孟子的性善論，對吧？有荀子的性惡論。這都可以說孔子是距離孟子、荀子很遠的時間，但他菩提流支(只是)一代而已，那些在相州以南的又說心性本淨、阿賴耶識本來清淨；在相州北道那些就說這個阿賴耶識這個東西最沒用、污糟邈邈，非要嚴格對付不可，(非)要用人為的方法對付不可。這個簡直就是性惡論的看法。

中國人很巧合的，你說我們的生命不好、(這)個心不好，一定不流行的。荀子說我們的性是惡的，(於是)被人罵，對吧？到了宋朝，幾乎不當他是聖人之徒，沒有人談論他(的學說)。孟子主張性善，(就)捧到他(上天)，除了孔子之後，好像顏淵、曾子都不及他那樣，(不及)孟子(那樣)了不起，因為他講善性。

儒家就是這樣，(但)不止儒家，可能這與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有關。佛家(的)菩提流支的弟子，相州南道主張阿賴耶識是善、清淨，那些染污不過是外面的侵擾而已，我們本來就是清淨。相州北道就不是了，(認為)這個東西(阿賴耶識)污糟邈邈，

非要認真對付不可。明明(兩派的人)同是(傳承自)一個老師。結果，後來相州北道衰微，經過一百幾十年(之後就)衰微，衰微到沒有人理(會)，沒有人(去)學，衰到這個地步啊。相州南道就大行其道。你說這樣的看法是否與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有多多少少的關係呢？於是由相州北道……不論相州南道、相州北道，他都是傳(承)他老師菩提流支的學說。這個菩提流支講來講去，(都)不出那本《十地論》。於是那些人稱菩提流支這種學說，叫做「地論宗」，(它是)很大勢力的一個宗派。

這個地論宗分(為)相州南道(及)相州北道。漸漸地相州北道衰落，只有相州南道。即是所謂地論宗者，即是(指)相州南道。相州南道有性善論的傾向，一直傳下去，在傳下去的過程中影響到禪宗六祖的思想。六祖很明顯是受(到)地論宗相州南道的影響嘛。《六祖壇經》裡面有關於阿賴耶識的講法，這個阿賴耶識簡直是相州南道的人(所)講的(那個)阿賴耶識，不是真正唯識宗人所講的阿賴耶識來的。「但即此心，本來就什麼什麼的」，六祖這些(講法)，簡直就是相州南道的那種口氣。(情況)就是這樣的。

那麼不只影響禪宗，還有，地論宗一直傳一直傳，傳到了唐朝初年，我們唐朝那位唐三藏玄奘法師，曾經在地論宗那裡學習過。後來，(由於)他參學過很多宗派的學說，就發生懷疑；發生懷疑後就想一下，你又這樣說、他又那樣說，到底哪個(說得)對呢？無從論證的，一於自己親自要去印度觀其究竟才行。(他就是因為)這樣(，)然後(才)決定、決心去印度的。

當唐三藏去印度留學那前後十七年，在這十七年之中，地論宗大行其道。其中有一個學者，有一派人直接受地論宗的影響，而且他簡直是地論宗的人物來的，(他)就是叫做法藏。這位法藏禪師，他完全接受地論宗的思想。相傳唐三藏在印度回來的時候，他曾經參加過唐三藏譯經的譯場，不過(據)梁啟超那班人考證，說這件事根本是假的，他沒可能參加過唐三藏的譯場，因為當時唐三藏譯經的時候，這位法藏只有二

十二歲左右，二十一、二歲，怎會給你一個二十一、二歲的年青人入場負責翻譯工作之一？在當時的情勢是不可能的。因為當時唐太宗叫整個天下各地方選拔五百個僧人，(即)五百個和尚，來做唐三藏的助手。(所以)第一，他不會選到(像)你這樣的年青人，當時賢首……法藏是一個寂寂無聞的年青人，他連法藏(這)個名(稱)恐怕都還未有。那些人考證到(在)唐三藏譯經的時候，他都未出家，又是年青人，又未出家，怎會選到你去幫助翻譯？這些全部是華嚴宗的人誇張吹噓。你這樣胡亂說別人誇張吹噓？對，(像這樣的情況)多得很，佛家因為那些宗派不同，各人想把各人自己宗(派)的地位來提高，(所以像這樣的情況)多得很，你要見怪不怪才可以。

最近前幾日，有件這樣的事，有位大概相當有錢的人，想拿一筆錢起一個密宗的中心，連圖則都整好了，除了地之外，準備用百多二百萬的建築費起一個密宗的中心在新界。(那人)約我去食飯，給我看一下，問我覺得怎樣，我的意見怎樣，我就唯有不置可否，因為我根本不贊成他整間這樣的東西，對人沒有什麼(利)益，對吧？迷信者就增加迷信，正信者令他模糊而不是太清楚瞭解。那我又不便說別人不好，尤其是有錢人做的事，他說要這樣做，你說他不好，即是連朋友都沒有得做。最糟糕(的)是有錢的人，我不是說你們窮呀，有錢的人即是有這樣的毛病，對吧？有錢的人都(是)自豪的，人就是這樣。我不便對他說什麼，我只是問。我說你的抱負是怎樣的呢？弄一間這樣的東西(密宗中心)。他說我的抱負很大，想救世，有救世的抱負，(因為)現在那些人需要，他說人心蠹薄，需要有些挽救才行。我亦沒有說你這個辦法挽救得到或是挽救不到，即是我沒有講出來，我(內)心其實就(想)說：「保證你挽救不到。」第二，我問他一個問題，我只是問而已，(我)沒有答。為何你有這麼多錢，你又不找另一個，卻要找一個西藏喇嘛，(為何)一定要找一個西藏喇嘛呢？難道日本的、東洋的師傅做就不行？一定要西藏的喇嘛做才行？對吧？難道居士，好像我老羅這些又不行？你一定要找喇嘛、那些出家人才行？我說為什麼呢？當然我沒有說我老羅，我借人來問，他一定不會說找我的嘛，這些事情找我問一下，做一下顧問而已。因為為什麼？我拿起上來(是)整隻雞脾拿來吃的，那些人不(會相)信(這樣)的(人)嘛。他們不知道，那些喇嘛一樣是整隻羊脾拿來吃的！那些喇嘛，吃燒羊肉，整隻羊脾咬的啊，那

些喇嘛不吃素的嘛。還有一些有妻子的啊。我聽見有一個醫(生，叫)陳存仁，我(聽到的)不是他直接講，(是)別人聽了陳存仁講，你不信的話，你最好問他是不是(這樣)，如果陳存仁說不是，我會說這個是傳聞；如果他說是，那就證明它是(有這麼一回事)。有位班禪喇嘛，陳存仁(是)在上海行醫(的)，班禪喇嘛全家人都給陳存仁看脈(診)的。陳存仁說他(班禪喇嘛)有五個妻子，班禪喇嘛呀，當時的黃教不可以娶妻的啊，(他)都有五個妻子。那麼為什麼(會這樣)呢？這些要問陳存仁才知道。(若這不是真有其事，)說謊的就是他。

我問他為什麼(一定要找喇嘛)呢？他說那位什麼寧波車——那些有地位的喇嘛叫做 rinpoche——某位什麼寧波車，是文殊菩薩化身；那位某某又是寧波車，是觀音菩薩化身；之前(患)癌症死了那位大寶法王，又不知道(是)什麼佛(的)化身。(不論是)什麼佛的化身，他不又一樣是(患)癌症死？那位大寶法王呀，對吧？這些將來不又一樣是死？我說怎樣見得他這個又(是)觀音化身，那個又(是)文殊化身。(他說：)「一直都是這樣說呀！」我說一直是這樣說而已，我聽見我們那些老太婆說，一直都说有十殿閻王，你信不信？對吧？我說：「你這樣(是)聽見哪個人說(某某喇嘛)是(某某佛的化身)呀？」他說：「他們那些人說是。」他們當然說是啊。即是那宗派的人一定會說自己宗派(說得對)。華嚴宗的人又說那些(他們的)祖師個個都是文殊、普賢那些化身。那班人就是這樣。那班人說謊！又說賢首法師，(即)那位法藏是參加過玄奘的譯場，後來他又沒有參加，怎麼辦呀？如何明其說？因為他與玄奘法師的意見不合而離開的。哪裡有這樣的事呀？不可能的，對吧？不可能的。那麼現在考據到的(是)，那時候他都未出家，是武則天捨棄一間她的住宅，武則天(還是)做貴妃(的時候)，當時都未做皇后，捨棄了住宅的時候，用到做一間寺，要度幾百(個)和尚住在她那間寺，那時候就度了這個法藏去做和尚。那麼怎樣可能是玄奘回來(時)他(能夠)去(參與)譯經？以一個二十一、二歲(或)二十三、四歲的居士走去譯經？沒有此理，斷無此理。所以他那宗的人，是騙(人)的。還有，武則天很信仰法藏法師，請他去金鑾殿那裡演講，(在)演講途中，天雨花，大地震動。你是有學問、有道德的話，怎需要講這些東

西？天雨花，雨些什麼花？那麼奇怪？這麼多有道德的人都不見天雨花，你講東西(時)就天雨花？(這)顯然有問題，(因為這是)宗(派的人)誇大嘛。還有大地震動，他的傳記說地震，現在大陸那個任繼愈，有一個人叫做任繼愈，他造了一本書，講中國佛教史的，他說以前西北(地區)經常地震，一定是剛巧(在)他講經的時候地震了。所以說大地震動。這不奇怪的。(像)這樣之類。即是有很多這樣的神話。

總之這個法藏法師，法藏法師本來就是地論宗的，地論宗就認為阿賴耶識是清淨的，(這)就剛巧與剛剛在印度回來的玄奘(所說的不同)。(玄奘)正是說這個阿賴耶識不是好東西，要對付的，(這)與相州北道那些(人的看法)有相通之處。如果照這樣(來看)，相州北道才是正派來的。這就變了法藏法師對他(玄奘)很不高興，於是凡是唯識宗的東西他都要破。而當時，唐朝初年有種這樣的形勢，每一個大師(的)背後，都有政治背景的，你讀一下當時的佛教史就知道了，都是有政治背景的。玄奘法師的(政治)背景是什麼呀？他的政治背景就是唐太宗。第一個背景是唐太宗。第二個背景是功臣，那班功臣，(即)尉遲恭那班人做背景的。為什麼呢？尉遲恭的侄子就是跟(隨)玄奘法師出家的嘛。(玄奘是)以功臣為(他的政治)背景的。(至於)法藏法師，正是巴結到武則天；武則天是最憎(惡)那些功臣和宗室的，所以就排斥玄奘法師那派的人，(因此她)就要捧(出另)一個人。唐太宗捧出了一個玄奘法師，叫做三藏法師，她都要找一個(人)來捧一下，剛剛那時有位義淨法師從印度回來，於是她叫義淨三藏譯經。怎料義淨這個人不善奉迎，這個人很守戒律，此人說話都不多講一句的，怎樣能夠適合去應付武則天這類人呢？於是她又捧一個外來的(人)，(那個被)捧的外來(人)叫做實叉難陀，這個是新疆……于闐國的人，即是現在新疆天山南路的于闐那個地方的人，(他)叫做實叉難陀。實叉難陀帶了一套相當完備的《華嚴經》來中國，(這)比較晉朝(翻譯的那一套)多了很多材料。於是武則天就高興到極，就捧起實叉難陀，叫義淨做實叉難陀的助手。當時法藏已經出家了，他由地論宗的身分，走去參加實叉難陀的譯場，(即)翻譯的地方。當他參加了實叉難陀的譯場，就對那本新譯的《華嚴經》，(因為)他(是)親自看著別人翻譯的，以前(的)翻譯不是說拿起(一)本經寫下寫下的，不是這樣

的，(而是)集體翻譯的，由一位法師，拿著一本經的梵文本，他坐正在中間，下面分開很多組的，一個(組)一個(組)，即是現在所謂 panel，(分開)一個一個 panel，每個 panel 有幾個人，有些還多了十個八個。由那個法師拿著一本梵文經，讀一句、解一句，讀一句，(然後)將它來解(釋)。如果(是)唐三藏法師就用中文解(釋)；如果是實叉難陀那些(外國人)，他就用那些西域語來解(釋)，(再)另外找一個人把它翻譯，那些人叫做「傳語」。(這)就是一個職務了。可能是(有)一個至兩、三個人負責傳語。傳語之後，第一，就是經過一組(叫)「筆錄」，(即)(負責)筆記的，法師將這句東西怎樣解(釋)，(就)照直錄出來，這會不合中國(語文的)文法的。譬如你說，好像香港那樣，原步路過，這些是直譯。譬如那些什麼呀？火車站裡面，入口、出口，in-only、out-only，它譯作什麼？「入唯」或者「出唯」，照(英文)這樣(直)譯，筆錄是這樣錄而已。(有)一組人負責將它筆錄，錄了之後，其他第二組在這裡聽而已，自己筆記，一邊聽一邊筆記。筆錄了之後，譬如他今日翻譯了兩點鐘，兩點鐘完了，那個法師一句一句的解(釋)，解(釋)完了那些筆錄的(人)錄了下來，兩點鐘完了，休息了，那個筆錄的(人)馬上整理筆錄的(內容)，送去第二組。第二組(是)「證文」，證文是(負責)看文法對不對，證文這班人是懂梵文的，一定要懂印度文的，這班人看一下你那筆錄的與梵文的原文有沒有遺漏，譬如單數，你卻弄了雙數；(應該是)眾數，你卻弄了單數，這樣不行呀。(證文是負責)看一看語言文字有沒有錯漏；有，就改正它。改正了之後，送去第三組「證義」，整篇(經文翻)譯了，證完文就送去第三組「證義」。文字沒有錯而已，義理正不正確呢？只是在義理上做功夫，(這組人)又要懂梵文啊，看一下義理上與原文有沒有缺少，有沒有加多，有沒有缺少。

經過證文、證義之後，然後送回給(那)個譯主，即那位法師，譬如玄奘法師，最後是(由)他刊訂，認為不對(的話)他就改。因為他負責譯的，他有絕對的權去改訂。但實叉難陀(那些外國人)不懂中文，那怎麼辦？要靠助手。(兩者)的不同就是在這地方。所以(像)實叉難陀這些(不懂中文的外國人)譯經就可以，因為經好像講故事那樣；譯論就不行了，論就很重要了，(因為)論是那些哲學的著作(，對語文運用的要求

很嚴格)。

那個譯主最後審訂了……不，(在還)未審訂之前，還有一個「潤文」，證義之後(是)潤文。潤文就不是和尚做的，其餘那些通通是出家人做的，潤文是由朝廷派(遣)的翰林學士那些(人)做的。唐三藏(翻)譯的那些經，是哪個人幫他潤文？許敬宗，這個(人是)中書令；(還有)李義府。(由)這兩個大官幫他做潤文。其餘那些多數叫一些翰林學士做潤文，修飾到文字(變得)美。修飾完之後，最後就呈給譯主看，(若)譯主認為不妥當，(就)改訂它。這樣整理好後就發表了，就譯出這套經了。(譯經的過程)就是這樣的。

整(理)好之後，未發表之前，就(先)呈給皇帝，因為他(是)奉詔譯的，(即)奉皇帝的詔旨譯的，(所以先)呈給皇帝。呈給皇帝之後，然後皇帝下令叫他頒行天下，各地方的寺門一抄就抄幾千本，那些有名氣的寺門一人一卷。譯經的制度是這樣的，這種制度非常之好，(是)集體翻譯。那個所謂譯主者，他不過是領銜而已。

那位法藏法師原來是《十地論》(地論宗)的人，《十地論》已經是《華嚴經》的一品段而已，(他便)參合了整套《華嚴經》，於是把它的思想擴大了，把地論宗的思想擴大，就成為華嚴宗了。

別人有修止觀(的方法)，它華嚴宗都要有一套修止觀(的方法)才可以啊。那它(是)怎樣修？就是這樣，修這個所謂法界觀，觀這個法界的重重無盡。「法界」(這)兩個字，怎樣解釋呢？「法界」(這)兩個字，與「宇宙」這個字(的意思)差不多，不過又不是完全(一樣)。他用四個範疇，來統攝我們這個宇宙。「宇宙」即是我們普通的解法，universe，即是無窮無盡的時間，加上無邊無際的空間，這就叫宇宙。無限的時空叫宇宙。他用四個範疇來統攝我們的宇宙。什麼叫範疇，大家(應該)都知道了，(即)我們思想的間隔，就叫做範疇。猶如起一座大廈，一定有它的間隔的，那個工程

師把整間大廈的間隔在(藍)圖上一目瞭然，我們思想一樣是有個間隔的，他用四個間隔來統攝整個宇宙。所謂四個範疇者、四個間隔者，第一，法界(這)兩個字他怎樣解(釋)呢？法界(這)兩個字，在華嚴宗(的解釋)，包含兩個意義。(華嚴宗)最不好就是這樣，怎樣不好呢？

一會兒你們可能有一半人是同情我的講法，我說他這樣的講法是最不好的，因為為什麼？因為我本來學華嚴宗的，我愈學愈討厭它，所以我講到華嚴宗，尤其是講到賢首的時候，講到法藏的時候，我(有)很多鄙(視)他的說話。「法界」裡面，它包含兩個意義：第一，法者，(指)事物，「法」字即是東西、事物，宇宙間的事事物物，叫做「法」。界者，(指種類)；事物的種類，叫做「法界」。(這)好像什麼？我們現在叫某些人是工業界，某些人是金融界，(「界」)不就是「類」(的意思)？對吧？界者，類也。一切事物的種類，叫做法界。(這是)第一個解(釋)。第二個解(釋)，界者，實體也；(「法界」即是指)一切事物的本體、實質，這個就變了哲學上的本體了，即是 reality，對吧？有兩個解法。(第一種解釋的)這個界字是用來解釋現象界的，現象界的事物有各種各樣。

聽眾：還有不到十分鐘(的時間)，讓人發問一下吧。

羅公：我都要解(釋)完這部分才可以。

聽眾：那不要講(下去)了。

羅公：不(要)講了？不講完(這部分)不行的，這個我還未講完。

界(字)，當作實體(來)解(釋)。同是在一段文章裡面，所用的字(有)兩個不同意義，這在修辭上是最大的毛病。華嚴宗就犯了這個毛病。四法界(裡)有兩個「法界」是當實質、實體(來)解(釋)的；有兩個是當(作)類，(即)種類(來)解(釋)。我們作文章，最忌諱在一段文章裡面，一個字有兩個不同的意義。他(法藏)就犯了這個毛病，(在)四法界裡面，第一，就叫做「事法界」。

好了，我又給大家(發)問一下。另一天才詳細講什麼叫事法界。有沒有問題呀？

-完-